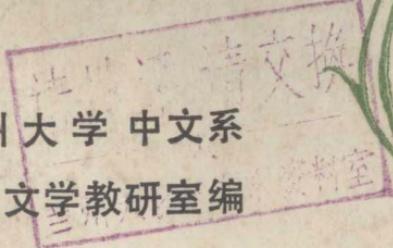


# 中国现代文学 作品选

兰州大学中文系  
现代文学教研室编



2

#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

## 目录

### (二)

屈原	郭沫若	( 1 )
春蚕	茅 盾	( 99 )
秋收	茅 盾	( 122 )
当铺前	茅 盾	( 151 )
雷雨前	茅 盾	( 161 )
子夜(节选)	茅 盾	( 164 )

江南大学图书馆



91390230

# 屈 原

郭 沫 若

## 人 物 表

三闾大夫屈原——年四十左右。

宋 玉——屈原之弟子，年二十左右。

婵 娟——屈原之侍女，年十六。

上官大夫靳尚——楚怀王之佞臣，年三十以往。

子 兰——楚怀王之稚子，年十六七。

南后郑袖——子兰之母，怀王宠姬。年三十以往。

楚怀王——年五十岁。

张 仪——秦之丞相，连横家，年四十以往。

令尹子椒——昏庸老朽之佞臣，年六十左右。

招魂老人——年可六十左右。

阿 汪——屈原之老阍人，年可六十左右。

阿 黄——屈原之老灶下婢，年可五十余。

钓者河伯——年可三十左右。

渔 父——年可五十左右。

卫士仆夫——年可二十以往。

太卜郑詹尹——郑袖之父，年六十以往。

老奴，更夫各一人。

女官，群众，卫士，歌舞及奏乐者各若干人。

\* \* \*

时 代——楚怀王十六年（西纪前三一三年。）  
地 点——楚国郢都。

## 第一幕

景：

清晨的橘园，暮春，尚有若干残橘，剩在枝头。园后为篱栅，有门在正中偏右，园外一片田畴。左前别有园门一道通内室。园中右侧有凉亭一，离园地可高数段。亭中有琴桌石凳之类。亭之阶段正向左，阶上各陈兰草一盆。阶下置一竹帚。园中除橘树外，可任意配置其它竹木。

婵娟年可十六，抱琴由左手出场，置于亭中琴桌上，略加整饬，即由原径退下。

屈原年四十左右，着白色便衣，巾帻，亦由左手出场。左手执帛书一卷，在橘林中略作逍遥，时复攀弄残橘，闻其香韵。最后于不经意之间摘其一枚置于左手掌上把玩。徐徐步上亭阶，坐在阶之最上段。一时间橘香韵，一时复举首四望。有间置橘于阶上，展开帛书，乃用古体篆字所写之橘颂。字系红色。用朱写成。徐徐地放声朗诵。读时两手须一舒一卷。

后皇嘉树，橘来服兮。  
受命不迁，生南国兮。  
深固难徙，更壹志兮。  
绿叶素荣，纷其可喜兮。

曾枝剡棘，圆果团兮。

青黄杂糅，文章烂兮。

精色内白，类任道兮。

粉蕴宜修，姱而不丑兮。

读至此中辍，置书膝上，复取桔置掌中把玩，闭目玩味。终复张目，若有意若无意将桔劈为两半，但无食意，仅只把玩而已。

此时宋玉抱一小黄犬由外圆门入，年二十左右，着短衣，头上挽两卷髻。见屈原即奔至其前。

宋 (立阶下)先生，你出来了。

屈 啊，我正找你。你到什么地方去来？

宋 我把园子打扫了之后，便抱着阿金（小犬名）到外边去跑了一趟回来。

屈 那很好，你们年青人有起早的习惯，更能够时时把筋骨勤劳一下，是很好的事。（徐徐将两半桔子合而为一，一手握桔，一手执书，起立）我为你写了一首诗啦，我们到亭子上去坐坐吧。（步入亭中，就琴桌而坐，随手将桔置于桌上。宋玉随上，立于左侧。）你把阿金放下，念念我这首新诗（将书卷授宋玉，宋玉将黄犬放下，任其自由动作。屈原开始抚琴。）

宋 (展开书卷前半，默念一次，举首)先生，你是在赞美桔子啦。

屈 是的，前半是那样，后半可就不同了；你再读下去看。

宋 (继续展读，发出声来。)

嗟尔幼志，有以异兮。

独立不迁，岂不可喜兮？

深固难徙，廓其无求兮。  
苏世独立，横而不流兮。  
闭心自慎，终不过失兮。  
秉德无私，参天地兮。  
愿岁并谢，与长友兮。  
淑离不淫，梗其有理兮。  
年岁虽少，可师长兮。  
行此伯夷，置以为像兮。

(读罢有些惶恐，复十分喜悦)先生，你这真是为我写的吗？

**屈** 是，是为你写的。(以下在对话中，仍不断抚琴，时断时续。)

**宋** 我怎么当得起呢？

**屈** 我希望你当得起。(以右手指园中桔树)你看那些桔子树吧，那真是多好的教训呀！它们一点也不矜持，一点也不怯懦，一点也不懈怠，而且一点也不迁就。(稍停)是的，它们喜欢太阳，它们不怕霜雪。它们那碧绿的叶子，就跟翡翠一样，太阳光愈强愈使它们高兴，霜雪愈猛烈，它们也丝毫不现些儿愁容。时候到了便开花，那花是多么的香，多么的洁白呀。时候到了便结实。它们的果实是多么的圆满，多么的富于色彩的变换呀。由青而黄，由黄而红，而它们的内部——你看却是这样的有条理，又纯粹而又清白呀。(随手将劈开了的桔子分示其内部)它们开了花，结了实，任随你什么人都可以欣尝，香味又是怎样的适口而甜蜜呀。有人欣尝，它们并不叫苦，没有人欣尝，它们也不怨恨，完全是一片的大

公无私。但你要说它们是——万事随人意，丝毫也没有一点骨鲠之气的吗？那你是错了。它们不是那样的。你先看它们的周身，那周身不都是有刺的吗？（又向桔树指示）它们是不容许你任意侵犯的。它们生长在这南方，也就爱这南方，你要迁移它们，不是很容易的事，你不曾听见说过“桔踰淮而北，为枳”的话吗？桔子树迁过了淮水以北，即使还能够活下去，也结不出什么好的果实来了。这是一种多么独立难犯的精神！你看这不是一种很好的榜样呢？

宋 是，经先生这一说，我可感受了极深刻的教训。先生的意思是说：树木都能够这样，难道我们人就不能够吗？（思索一会）人是能够的。

屈 是，你是了解了我的意思，你是一位聪明的孩子。你年纪青青就晓得好学，也还专心，不怕就有好些糊涂的人要引诱你去跟着他们胡混，你也不大随波逐流，这是使我很高兴的事。（稍停）所以我希望你要能够象这桔子树一样，独立不倚，凛冽难犯。要虚心，不要作无益的贪求。要坚持，不要同乎流俗。要把你的志向拿定，而且要抱着一个光明磊落，大公无私的心怀。那你便不会有什过失，而成为顶天立地的男子了。（再停）你能够这样，我愿意永远和你做一个忘年的朋友。你能够这样，不怕你年纪还小，你也可以做一般人的师长的。

（略停）不过也不要过分的矜持了，总要耿直而通情理。但遇到大节临头的时候，你却要丝毫也不可苟且，不可迁就。你要学那位古时候的贤人，饿死在首阳山上的伯夷那样，就饿死也不要失节。我这些话你是明白

的吧？

宋 是，我很明白。我的志向就是一心一意要学先生，先生的学问文章我要学，先生的为人处世我也要学，不过先生的风度太高，我总是学不象呢。

屈 你不要把我做先生的看得太高，也不要把你自已看得太低，这是很要紧的。我自己其实是很平凡的一个人，不过我想任何人生来怕都是一样的平凡吧？要想不平凡，那就要靠自己发奋。（稍停）我们最好要把自己的模范悬高一些；最好是把历史上成功了的人作为自己的模范，尽力去追赶上他，或者甚至存心去超过他。那样不断的发奋，我们自己一定是可以有成就的。北方有一位学者颜渊，是孔仲尼的得意门生，我最近听到他的一句话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他说“舜何？人也。余何？人也。有为者亦若是。”这真是很好的一个教条。我们谁都知道大舜皇帝是了不起的人，但他是什么呢？不是人吗？我们自己又是什么呢？不也是人吗？他能够到那样了不起的地步，我们难道就做不到吗？做得到的，做得到的，凡事都在人为。雨水都还可以把石头滴穿，绳子都还可以把木头锯断呢！总要靠自己发奋靠自己不断的发奋才行。

婵娟抱水瓶入场，至亭下，挹水一尊，捧至琴台前献与屈原，俟屈原呷毕，复拾尊荷瓶而下。

宋 先生的话我是要牢牢记着的。不过我时常感觉到，要学习古人，苦于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下手。古人已经和我们隔得太远，他的声音笑貌已经不能够恢复转来，我们要学他，应该从什么地方学起呢？我时常在先生的身边，

先生的声音笑貌我天天都在接近，但我存心学先生，学先生，却丝毫也学不像呢。

屈（微笑）你要学我的声音笑貌做什么呢？专学人的声音笑貌，岂不是个猴子？（起立在亭中徘徊）学习古人是要学习古人的精神，是要学习那种不断奋发的精神。始终要鞭策着自己，总要存心成为一个好人（稍停）我们每一个人生来都是一样平凡的，而且在我们的身上还随带着很多不好的东西。譬如我们每一个人都爱争强斗狠，但是又爱贪懒好闲，在这儿便种下了堕落的种子。争强斗狠也并不就坏，认真说这倒是学好的动机。因为你要比别人强，或者比最强的人更强，那你就应该拚命地努力，实际上做到比别人家更强的地步。要你的本领真正比人强，你才能够强得过别人，这是毫无问题的。

宋是，真是不成问题的。

屈但是问题却在这儿出来了。能强过别人是很高兴的事，但努力却又是吃苦的事，因此便想来取巧，不是自己假充一个强者，虚张声势，便是更进一步去陷害别人，陷害比自己更强的人。这就是虚伪，这就是罪恶，这就是堕落！（声音一段提高之后，再放低下来）人的贪懒好闲的这种根性，便是自己随身带来的堕落的陷阱！我们要尽量地把这种根性除掉，天天拔除它，时时拔除它，毫不容情的拔除它。能够这样，你的学问自然进步，你的本领自然会强起来，你的四肢筋骨也自然会健康了。你说，你苦于无从下手，其实下手的地方就在你自己的身上（稍停）不过我们也应该向别人学习，向我们身外一切的一切学习。我们生来是一无所有，不仅只身

子是赤条条，便是心子也是赤条条，随身带来的一点好东西，就是——能够学习。我们能够学习，就靠着能够学习，使我们身心两方逐渐地充实了起来。可以学习的东西，四处都是。譬如我们刚才讲到的那些桔子树（向树林指示，）不是我们很好的老师吗？又譬如立在我们面前的你，我也是时常把你当成老师的。……

宋 （有些惶恐）先生，你这样说，我怎么受得起？

屈 不，我不是在同你客气。凡是你们年青一辈的人都是我的老师。人在年青的时候，好胜的心强，贪懒的心还没有固定，因此年青人总是天真活泼，慷慨有为，没有多么大的私心。这正是我所想学习的。（复就座于亭栏上）就拿做诗来讲吧，我们年纪大了，阅历一多了，诗便老了。在谋章布局上，在造句遣词上，是堂皇了起来，但在着想的新鲜、纯粹、素朴上，便把少年时分的情趣失掉了。这是使我时时感觉着发慌的事。在这一点上，仿佛年纪愈大了便愈见糟糕。（稍停）所以我尽力的在想向你们年青的人学，尽力的在想向那纯真、素朴的老百姓们学，我要尽力保持着我年青时代的新鲜、纯粹、素朴。这些话，我对你说过不仅一次，你应该记得的吗？

宋 是，我是时常记着的。

屈 所以有许多人说我的诗太俗，太放肆了，失掉了雅颂的正声，我是一点也不介意的。我在尽量地学老百姓，学小孩子，当然会俗。我在尽量的打破那种雅颂之音，当然是放肆。那种雅颂之音，古古板板的四个字一句，四个字一句，让老百姓和小孩子们听见了，就好像在听天书。

在我看来，那倒真真正正是把人性都失掉干净了的啦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我自己究竟要比你们出世得早一些，我的年青时代是受过典谟训诰，雅颂之音熏陶的，因此我的文章一时也不容易摆脱那种格调。就拿这桔颂来说吧——你再把它展开来看看啦。（复起立徘徊。）

宋：（展开帛书，仍须随展随卷）先生的意思是说：这依然是保存着四字句的格调吗？

屈：是的，除掉我在尽量采用民间体的兮字调之外，主要还是四个字一句的古板调子。这就给奴隶们头上的烙印一样，虽然奴籍解除了，而烙印始终是除不掉。到了你们这一代就不同了，你们根本就没有受过烙印，所以你们的诗，彻内彻外，都是自己在作主人。这些地方是我羡慕你们这一代的。

宋：这正是先生的不断发奋，不断学习的精神，我今天实在领受了最可宝贵的教训。先生这首桔颂是可以给我的吧？

屈：当然是给你的。我为你写的诗，怎么会不给你？

宋：（拱手）我实在多谢先生，从今以后我每天清早起来便要朗诵它一遍。

屈：倒也不必那样拘泥。就诗论诗的话，实在也并不怎么好，不过你存心学做好人好了，做到像伯夷那样啦。

宋：多谢先生的指示。但我总想学先生，像伯夷那样的人我觉得又像古板了一点。殷纣王本来是极残忍的暴君，为什么周武王不好去征伐他呢？诛锄了一个暴君。为什么一定要去饿死呢？这点我有些不大了解。

屈：讲起真正的史事上来的话，这里倒是有问题的。我们到

园子里去走走，一面走，一面和你细谈吧（步下亭阶，宋玉随后。）照真正的史事上来讲。殷纣王并不是那样坏的人。特别是我们楚国，本来是应该感谢他的。我们楚国，在前本是殷朝的同盟。殷纣王和他的父亲帝乙，他们父子两代费了很大的力量来平定了这南方的东南夷，周人便趁着机会强大了起来，终竟趁虚而入，把殷朝灭掉了。我们的祖先和宋人徐人在那时都受着压迫，才逐渐从北边迁移到南边来。北边有个地方叫着楚丘，你应该是知道的吧，那就是我们祖先所在的地方了。假若没有殷纣王的平定东南夷，我们恐怕还找不到地方来立脚，我们的祖先怕已经都化为了周人的奴隶呢。周朝的人把殷朝灭了自然要把殷纣王说得很坏，造了些莫须有的罪恶加在他的身上，其实他是并不那么坏的。伯夷要反对周武王，也就是证明了。

**宋** 啊，先生这样的说法，我真是闻所未闻，真是太新鲜，太有意义了。

**屈** 这些古事，本来用不着多管，不过像伯夷那种气节，实在是值得我们景仰、学习的。他本来是可以做孤竹国的国君的人，但他把那种安富尊荣的地位抛弃了。因为他明白，在我们人生中还有比做国君更尊贵的东西。假使你根本不像一个人，做了国君又有什么荣耀？是，在周朝的人把殷朝灭了的时候，伯夷也尽可以不必死，敷敷衍衍地过活下去，别人也不会说什么话的。再假使他再迁就一下，周朝的人也许还会拿些高官厚禄给他。但他知道，那种的高官厚禄，那种的苟且偷生，是比死还要可怕的。所以他宁愿饿死，不愿失节，完成了他的一个

“人。”这实在是值得我们学习的。你懂得我的意思么？

宋 我此刻弄明白了。尤其是史事的背景弄明白了，更加觉得伯夷这个人是值得尊敬。

屈 在这战乱的年代，一个人的气节很要紧，太平时代的人容易做，在和平里生，在和平里死，没有什么波澜，没有什么曲折。但在大波大澜的时代，要做成一个“人”实在不是容易的事。重要的原因也就是每一个人都是贪生怕死。在应该的时候，只是糊里糊涂的生。到了应该死的时候，又不能慷慨激昂的死。一个人就这样被糟蹋了。（稍停）我们目前所处的时代也正是大波大澜的时代，所以我特别把伯夷提了出来，希望你，也希望我自己，拿来做榜样。我们生要生得光明，死要死得磊落。你懂得我的话么？

宋 我懂得了，先生。

屈 好的，我的话也说得太多。今天的天气实在太好，我们再到外面的田野里去走一会儿吧。

宋 我愿意追随先生（抱琴在左胁下）。

二人徐徐向外观走去。

婵娟导上官大夫靳尚入场，靳尚年三十以往。

婵 （趋前，呼屈原）先生，先生，上官大夫来了。（屈原与宋玉回身）。

靳 （趋前向屈原行拱手礼）三闾大夫，我一早便来打扰你来了。

屈 （将黄犬交与宋玉，忙忙答礼）承你光降，我们是很高兴的。让我们到前面客堂里去坐吧。

**靳** 不必客气了，这儿满好。我也很忙，有点事情要和你密谈一下，这儿好谈话吗？

**屈** 只要你不介意，当然是很好谈的。（向宋玉与婵娟）你们两个可以下去。

二人应声，鞠躬后向左侧园门走去，将下。

**屈** 宋玉，你再转来。（宋玉回转身来）我书案上有一篇文稿还未缮写，你去把它缮写好，我回头再来校阅。

宋玉应声。与婵娟同下。

**靳** 老兄，我告诉你一个消息：张仪打算到魏国去了，国王还是听信了你老兄的话，不愿意和齐国绝交，因此张仪很失望，没有面目再回秦国，便打算到魏国去了。

**屈** 那是很好的事，这个消息是谁告诉你的？

**靳** 就是南后郑袖啦。她昨晚告诉了我，还叫我给张仪送了一千五百个刀币去做路费。说是昨天下午张仪走上去向国王辞行，还说要到魏国去寻找绝色的佳人来献给我们国王呢。

**屈** 那个鬼东西！是那样，我恐怕他还是在作怪。

**靳** 怎么作怪？

**屈** 哼，你相信他真会到魏国去吗？他是秦国的丞相，无缘无故的便说免了职，跑到了我们这儿来，但他对我们国王所说的话却都是在替秦国说话。他公然要叫国王和齐国绝交呢。

**靳** 但是秦国不是有报酬给我们的吗？秦国愿献商于之地六百里啦。

**屈** 你要相信他的鬼话！

**靳** 其实国王也多少是有点相信的。不费一兵，不折一矢，

只要和齐国绝一下交，便可以得到六百里的土地，你想，这样便宜的事情谁个不高兴？

屈 天地间就不会有这样便宜的事情喽！你想，万一我们同齐国绝了交，而秦国的土地不给你，你怎么办？秦国素来是不讲信义的国家，我们关东诸侯如不一致联合起来，给它一个致命的打击，它终久会成为中原的大患。我们在这未来大患之前是不好贪图小便宜的。更何况张仪是有名的连横家，他是专门拆散我们的联合，替秦国打算的人。

靳 总之你是占了胜利了，国王是相信你的话不愿意和齐国绝交了。

屈 那真真是楚国之福，也是中原之福。

靳 老兄，我倒羡慕你。你近来在国王面前是言听计从，你的文章又做得满好，每篇做去都讨得国王的欢心。我们同辈是相形见拙了。

屈 多蒙你老兄夸奖。不过我是诚心诚意为我们楚国打算的，国王听信了我的话，正是国王的贤明，不也就是我们大家的幸福吗？

靳 是的，是我们大家的幸福。不过我希望你能够把这幸福切实地分一点儿给我。

屈 你这是什么意思呢？

靳 老兄，向来我是不肯求人的，不过今天我却非求你不可了。你是知道的，张仪来的时候，我曾经劝过国王听信他的话，去接受秦国的土地。现在国王没有采纳这项意见。昨天上半天他叫我们两个人草拟奉答齐王的国书，要重申合纵的盟约，你的手笔是很快的，怕已经做好了

吧？

屈 做是做好了，但还没有谱写啦。

靳 我是连一个字也做不出。但我相信即使做出了，也做不过你的。这样我便会更讨得国王的不高兴。我恐怕我的官职会要丢掉呢。

屈 你又未免过虑了吧？

靳 不，国王的脾气你是知道的，他是喜怒无常的人，变换得比天上的风雨晦冥还要不可测度。而且他对于一个人是好之欲其生，恶之欲其死的啦。

屈 就算那样，我们谨慎些好了。本来一个人的吉凶祸福也是不可测度的事。自古以来，忠心耿耿的人不必一定获吉，有时还要遭凶；而奸佞谗谄的人不必一定遇祸，有时还要受福。我们只求问心无愧好了。假使自己是忠诚一片，就遭凶也没有什么。万一落到了奸佞谗谄的小人路径，就受福又有什么呢？一时的荣华逃不掉千秋的清议！

靳 话虽是那样说，我们自己也不能不未雨绸缪。我自己十分感觉着，我会要失掉国王的欢心。我出的主意近来总不投机，我做的文章又每篇都不合式，这样下去——老兄，你叫我怎么办呢？我素来是不肯求人的，我今天特地来求教你，我是要请你援助我一下啦。

屈 怎样援助你呢？

靳 老兄！（向周围回顾了一下，把声音放低了一些，）你那篇奉答齐王的国书，好不好借给我用用，把这一次的面子送给兄弟？

屈 你是在和我开玩笑吗？

靳 不，我是老老实实的向你恳求。你看，我这样求你。  
（作叩头状。）

屈 你这未免太认真了。我的稿子虽然拟好了，但还没有经过国王的核准，可用与否也还不得而知，万一不可用，岂不是使你老兄背罪吗？

靳 不，你的文章是断然不成问题的。你素来是主张和齐国联合的人，你一定能够说得头头是道。我呢？要瞒你也瞒不了你，我素来是不大主张和齐国要好的人，现在要我来写一篇重申纵约的文章，我实在一个字也写不出。所以我希望你老兄这一次务必把这个面子送给兄弟，让我把你的文章拿到国王面前去交卷，沾沾你的光啦。

屈 不过——

靳 （见屈原将发言，又抢着补充一句）你老兄的笔下很快，你就立地再做一篇也不算一回事的吧？

屈 不过，那样做恐怕有点欺君罔上吧？

靳 （有点失面子的神气）唉，唉，好在这样小小的蒙蔽一下，也并不是怎么坏的事情。反正是你的文章啦，只要能把齐楚两国的国交更加亲密得起来，不一样是国家的幸福吗？

屈 好的，这点小忙，我倒很愿意帮的。不过我的文章还没有缮写好，刚才你是听见的，我叫宋玉去缮写去了，等他缮写好了的时候，我就送给你吧。

靳 哇？宋玉在给你缮写？那却不大方便了。我假如是拜借了的时候，岂不是会有第三个知道，我是在作假吗？

屈 我关照他不要多嘴好了。

靳 （凝了一下神，心机转变，突然大笑起来）哈哈，老

